

# 日本向全立界挑戰



美國 薛潔 萊爾 博爾 士譯 著



日本向全世界挑戰

英國薛萊爾博士 著  
陳清晨 譯

戰挑界世全向本日

每冊實售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美國薛萊爾博士 著

陳清晨 譯

發行人 曹祝珊

發行者 戰時出版社

印刷者 新光印刷所

總經理處  
廣州多寶街十九號  
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1938年8月30日初版

『要和主張正義的人站在一起。  
他主張正義的時候，和他一起，他  
多行不義的時候，就和他分開。凡  
脫離這樣立場的，就不配算做美  
國人。』

——亞伯拉漢·林肯

## 譯者序

緊張了一個多月，畢竟譯完了這本書。古人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蓋昵之久而感情自生也。月餘以來，心在茲，目在茲，手在茲，一字一句都經過我而傳達，則我今日之依依於此書，乃當然之事，故而在譯完而舒了一口氣之後，還要寫幾句介紹的話，使牠能更完美地和讀者見面。

著者施萊爾博士 (James A. B. Scherer) 是個『老日本』。一八九二年大學畢業之後，他即到日本担任英文教職，自此以後，直到一九三七年，三島之上不斷有他的足跡。在四十五年的僑居生活中，他觀察了日本人的生活的各方面，經歷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治社會的滄桑，加之日本政界軍界的要人中，像真崎甚三郎是他的老學生，像已被殺的齋藤實大將，還活着的荒木貞夫大將與廣田弘毅以及其他等等名角，都是他的熟友。像他這樣一個熟悉日本情形的人，並且是西方人，至少能講給我們許多很有趣味的『日本侵華的幕後故事』，那大概是『意表之內』的事吧？

故而在本書中，他以輕鬆美麗的筆調，揭露了日本軍閥侵華的淵源。他談天皇崇拜，談自殺操練，談藝妓，談孝順的娼妓，談農民的痛苦與財閥的剝削，然後再談到這種種社會背景對於日本軍閥的心理影響，總括一句，他從歷史上觀察了日本的新舊矛盾的生活，侵華的原因，並還推測了她的前途。『隕星』？無論他觀察的方法是否正確，但他告訴了我們許多新奇的故事，新奇得連日本人中



也只有幾個人知道；他表達了一部分西方人的『日本管見』；這是很能增長我們東方人的自知之明的；他給了我們十幾篇好文字，叫我們必須一氣讀完，欲罷不能；最後，而且最重要的，他還說出了日本帝國主義這次侵華，是法西斯軍閥的權力野心的表現，是不能賭贏的孤注一擲，是出賣人民的行為，這使我們讀了以後，能更明瞭他們的侵略基礎之薄弱，而增加我們的抗戰勇氣。因此，對於這本書，譯者雖不願隨着別人說牠『是一九三八年關於中日問題的最好著作』（譯報），但無論如何總是很可讀的一本書。

本書之可讀，由日本政府之嚴禁進口而得到了反面證明。本年三月一日的東京朝日新聞載了一篇文章，說道：

『施萊爾博士，原是日本的朋友，在我國居住了許多年……這位六十七歲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前任老教授，在四十五年前來日本，任教職於九州的佐賀中學……從此以後，他常來日本，並寫了許多關於日本的書，如日本歷代傳奇（*The Romance of Japan through the Ages*）今日的日本（*Japan Today*），滿洲偽國（*Manchoukuo*）等等。他的見解和同情筆調，很博得了日本人的欣喜與信任。

『他最近一次回國是在去年六月，正當中國事件爆發之前。七月間，政府命駐洛杉磯的峴江領事贈給了他三等神聖寶章。

『但最近外務省突然得到報告，說他竟寫了一本炸彈般的反日著作：『日本侵華的幕後故事。』外務省當局立刻得到這部書，一讀之下，發現全書二百七十二頁中，除了惡毒地誣辱日本以外，什麼都沒有。好像他已拋棄了友誼的面具，並還因此而瘋狂地得意似的。

『一般相信，他所以寫這一本書，是因為想藉此弄到美國反日團體的巨額金錢。從前他曾想做南滿鐵路顧問而遭了政府的拒絕，故而寫此惡毒反日的書，以泄私憤。』（轉譯自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三月十二日號）

事實，並不如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反宣傳。日本當局常認為頒給一枚勳章，或用政府基金或滿鐵金庫，就可以叫任何外國人替他們作工具。因而他們拿這手段去對付施萊爾，用天皇名義，贈給他一枚高等勳章，『以答謝他那增進日美邦交的幫忙。』施萊爾當時坦白告訴崛江道，他要說他自己所要說的話，並且後來，他又把那枚高等勳章退還了天皇。密勒氏報評論說：『這是明治維新以後第一件最刺激人感情的事。』『雖然日本外相廣田向國會保證，決不讓施萊爾的這本書有一本運進日本，但這種書的一大批一到上海，便像「熱大餅」一樣，地一閃就賣完了。』

宣傳得夠了。下面再說幾句關於翻譯的話。

本書原名（Japan Defies the World）應譯作『日本抗拒世界』現仍譯作『日本向全世界挑戰』

原書中英譯日本人名地名特別多，並且大多是舉姓而舉名，且包括上下古今。把這些人名地名再譯成日文，不但對於我中國人爲討厭事，即對於日本人也並不很容易。本譯本中，有一二人地名之未能查得者，均譯音而附上英文原文；其原只舉姓而無名的人名，如可以查出姓名者，則用其全姓名。至於『高麗』與『朝鮮』譯文中併用，蓋因就一般通用說，對前代高麗之不便稱朝鮮，亦猶對現代朝鮮之不便稱高麗也。

一九三八年，紅色五月之末日，譯者。



# 目次

|                |     |
|----------------|-----|
| 譯者序            | 一   |
| 第一章 開場話        | 一   |
| 第二章 閃電一般的變化    | 六   |
| 第三章 軍人的演變      | 二五  |
| 第四章 當新的國家降生時   | 三七  |
| 第五章 學童的謎       | 四四  |
| 第六章 天皇崇拜       | 五八  |
| 第七章 舞台上與舞台下的自殺 | 七二  |
| 第八章 藝妓         | 八八  |
| 第九章 孝順的娼妓      | 一一四 |
| 第十章 農民兵士與人口壓迫  | 一三一 |
| 第十一章 四大財閥      | 一四五 |
| 第十二章 海軍保全面子    | 一六三 |
| 第十三章 八個嚴重事件    | 一七〇 |
| 第十四章 極峯的一九三七   | 一九七 |
| 第十五章 法西斯同盟     | 二一四 |
| 第十六章 隕星？       | 二二一 |

## 第一章 開場話

日本的人民已給人出賣了。出賣他們的是他們的軍閥，——軍隊內部的一個小團體，他們統治着政府，並開動戰爭的機器而橫行無忌。

在莫索利尼發明法西斯主義這個詞幾百年以前，法西斯主義就已統治了日本。這在日本稱爲『幕府』牠統治了日本六百五十年，最後在一八六八年結束的內戰中，爲被壓迫的人民所顛覆。同時明治天皇自恢復了政權——至少是名義上。在這以前，他所掌握的實權，比今日意大利的國王還要少。

日本當時的莫索利尼叫作『將軍』，即掌握最高權力的軍事狄克推多。他以令人痛恨的專制統治人民，今天法西斯制度之所以除非用周密的欺騙手段而不能壓制人民者，就因爲人民曉得牠們的歷史。

今日日本幕後的莫索利尼，是南次郎大將，朝鮮總督。他的開始統治政府，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這時候他曾要求軍隊在滿洲採取直接行動。次月『滿洲事變』發生了，結果造成了傀儡的『滿洲國』以及傀儡的皇帝日本軍閥們還要設法使他恢復從前的北京的皇位哩。

南大將的假想陣線，共有三條：東京的近衛親王，華北的寺內大將，上海的松井大將。他想在中國

獨步橫行，他曾經叫這些大將們挑動戰爭，這就是他的軍隊在中國所以受了很多苦痛的一個理由。你在報紙上從來不會發現他本人的名字，因為他避免公開，他是用長途電話統治着一切。

不論在什麼時代或什麼國家，凡以武力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施行狄克推多的，就叫作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一字，包括了許多意義——從『總攬主義國家』（一個騙人的名詞）到納粹主義，幕府將軍主義，以及古代羅馬的暴君主義或古希臘的專制主義，都是法西斯主義。至於民主主義，則是由人民通過能夠自由立法的會議而行統治的主義；不管是在共和國或像美國法國，或在自治領地在加拿大，或在君主國如英國瑞典，凡是行這種統治制度的，都是民主國家。這兩種制度，猶如南北極的相反，任憑辛克萊·劉易士怎樣說都是無用的。

日本古代法西斯主義的特點，是皇帝和將軍間的距離遠。皇帝住在京都的宮殿中，將軍則住在鎌倉或江戶（即現在的東京）的幕府，或城堡中，兩者相隔約有三百英里。將軍統率着軍隊。當他所需要的時候，他只消寫出來，皇帝便在上面蓋一個御印。爲了便於統治而有意製造出來的天皇崇拜，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在今日，那位南大將的使者近衛親王，匆匆趕到天皇避暑地，便在命令上簽一個字時，於是這命令對於驚訝迷惶的人民，就如當初摩西從西奈山運下的兩塊耶和華簽了名的石板一樣，有壓倒一切的聲威。因爲近幾十年來日本的官立學校，不斷教着人民把他們的天皇看作『統治宇宙之神的化身。』

南大將以鐵樣手腕所統治的高麗之離東京，比過去京都之離江戶更遠。他率領他的軍隊住在大陸上，一有機會便立刻從事於破壞性的戰爭；他離國內政府的所在地既遠，而離他那百分八十的兵士的父老們所已慣見的農村不安尤其遠。嚴酷的紀律，把無數可憐的青年農民造成了一支訓練嚴緊的無賴隊伍，即通常被尊視的『私人的軍隊。』

在經濟上，日本受私人獨佔的統治，比別國尤甚。四大家族不僅佔有了全國財富的一半（天皇的除外），且統治着各政黨，並和貴族通婚，甚至和皇室合作去爲他們的無量資本尋覓新的投資出路。這四大家族就是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他們製造一切東西，但主要事業則是製造軍火。他們和南大將及其法西斯軍隊合作企圖佔領中國。

但日本的普通人民都反對這種侵佔政綱。一九三七年四月末，在選舉票櫃之前，他們以壓倒的票數把這政綱打消了。

於是法西斯蒂們便咬緊牙根，開動戰爭的機器，直奔中國去作戰。在戰時，根據一種奇怪的憲法，軍人本身就是他們自己的法律。

在軍隊中有一種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暗流，這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流產了的叛變中，達到了最高峯。那時一千四百個士兵衝破東京的營房，拿起武器向『一支私人軍隊』挑戰；即法西斯份子爲了野心將軍與大商人的利益而豢養的一支軍隊。結果，法西斯份子們施用了一種巧妙的詭

計，反把這一次的叛變利用了。

同時貧窮已極的日本人民大眾，却被踐踏在鐵蹄之下，須出錢幫助野心與貪婪的軍事行動。

這次的『不宣而戰』的原因，是很簡單的。一切關於人口過剩需要土地的論調，都是飾詞。日本現有的未開墾的土地，至少足夠供其人民去經營一世紀。

只因爲軍閥只想獲得更大的權力，財閥只想獲得更多的財富，於是這兩個貪狼，就互相勾結，想在中國大啖一場。如果他們竟獲成功了，那麼法西斯蒂的日本要統治中國，日本就會成爲全世界的致命威脅，日本的軍閥早就做着征服世界之夢的。

中國能夠『吸收』日本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往時的先例，已爲新的機構打碎了。正如H·A·L·費協爾在他的『歐洲史』（註）中所說：『航空機器已參加戰爭，新的科學技術和宣傳工具，已走進政治領域。古代從未見過這樣深入這樣澈底的專制主義，如今日德意等國，借新式機器的幫助所很容易地建立起來的那樣，今日的任何政府都可以運用牠手中的巨大工具，很容易地頒佈並實行總攬主義國家的精神奴役。』

『總攬主義國家』之建立，正是近衛親王公認的日本野心——這名字不過是古代『幕府將軍主義』的一個新名字。



這就是我所看見的日本。我喜歡古代的日本，但它已經消逝了。或許經過一次革命之後，它仍可回來。勝利對於今日的日本人民，是一件最壞的事情，因為牠不僅會確立總攬主義國家的暴君專制，而且已受到威脅的世界或許還會轉來毀壞日本。

## 二

沒有美國的軍火供給，這次的『不宣而戰』是不會發生的。日本的百分之七十五的石油，購自我國（美國下同——譯者）。一半的鋼和鐵也自我國輸入。據我國商務部報告：在一九三七年的正月——四月間，我們售給日本的生鐵，比過去六年中售給全世界各國的還多。本年初，日本的兩大富族曾向惠斯汀工廠及別的美國企業公司訂購最大的製鋼設備，數量之大為近三十年來所未有。此次的不宣而戰，是在七月七日爆發的。軍用汽車、各種機器及其另件、銅塊、銅板、軍用化學材料等——這些物品，恰在戰爭爆發以前或正當戰時，都裝滿了每艘從我國港埠啟航的日本船，而駛向日本。日本由我們的幫助準備了戰爭，更由我們的幫助發動了戰爭。只要我們能及早封鎖對橫濱神戶的輸出，戰事就可中止。

我們也可用抵制日貨的辦法來阻礙戰事。我們亦可以隨時用抵制絲貨的方法來困窘日本的軍閥。美國用絲的百分之九十七，都來自日本。日本生產絲量，佔世界產量的四分之三。絲是日本的珍貴收穫。日本如果得不到賣絲的代價，她就不能付給我們經常售給她的軍火的代價。多嘴的人會指

責我們是幫助日本在亞細亞大陸從事殘酷屠殺的幫兇。

抵制日本軍閥，不僅可以消解他們良心的不安，免除我們將來的危險，並且於日本人民亦有益。在新的法西斯統治下，國家預算上，撥給『教育復興』的經費，僅有百分之點後十分之二；健康和救濟的經費，僅有百分之一零十分之六；可是戰事費，却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

對於一切捐稅，農民們所付的要佔百分之卅一點五，雖然他們經常地快要餓死，他們的兒子又在前線打仗；但工商業團體，却只付百分之十三點五，雖然戰時的一切利潤盡歸牠們所得。

在不宣而戰中，我們的疏忽却更是罪過的。我們用各種軍火資助了日本，但中國却一無所得。中國自己沒有船，實際上即使有船亦無法通過日本的窒息封鎖，而我們對這封鎖，連抗議亦不提。我們算得上是亞洲的好鄰家嗎？

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的演詞，（註）確已補救了不少。日本對此的反應，則頗堪玩味。『我們以為美國人比別人更了解我們哩！』我們確實是更了解他們。下一次我們還要更好地了解。

## 第二章 雷閃一般的變化

開場話完畢以後，我們現在走到幕後去，詢問『怎麼樣』和『爲甚麼』。

【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馬斯福在芝加哥演說，隱斥日本的侵略——譯者。

人人知道日本是一個謎。

她所以能成爲一個謎者，因她有變化如電閃的絕技。她曾經把許多變化表現給我們看，但使我們震驚現在却是第一次。

說得明白些，日本的軍閥，業已 Amuck（狂瘋）了。他們的血管中有了馬來人血液嗎？“Amuck”是一個馬來字。Running Amuck 的意思是『東奔西衝地尋找血喝以止渴。』這真說着了日本軍閥的情形了。

當海軍少將白來（註一）第一次揭開日本的箱蓋時，西方的觀察家們只是一片好奇心。日本是一隻希奇骨董的箱子。然而今天她却成了一隻潘多拉的箱子，向全世界散放着恐怖。（註二）在這兩種天殊地懸的好奇和震驚的狀態中間，美國人已經相繼經驗過了欣羨、敬畏、理解、猜疑、斥責，最後則大驚。

現在則一轉而回到了野蠻主義。因爲我們對於一九三七年中夏近衛親王所說的驚人的話，除

【註一】海軍少將 Perry 一八五三年至日本，爲美國或歐美各國至日本的第一人——譯者

【註二】Pandora 是希臘神話中女神名，她的箱子中，藏一切人生的患害，放散以後，爲害世界。——譯者

過說日本是野蠻以外，還有什麼可說呢？他說道：『中國必須被打至屈膝，』『必須降貶她爲一個十足的屬國。』數週後，陸相杉山又附和着，對他手下的一羣法西斯蒂的軍官說：『我們必得把中國摧殘到在經濟和軍事上絕對無望的境地。』這還不是野蠻主義嗎？

從來不曾靜止的日本，在根本上就是動態性的。她的萬花筒式的變換，使我們得到了許多變幻不同的觀感。

（一）希奇時代：一八五四——一八九四年。

最初看到時，他們都是『這麼古怪的人！』舉一個例子，他們一切都從反面做起。作者本人自維爾吉尼亞大學畢業後，即到日本的一個官立學校去教書，在寄回本國的信上，他曾這樣寫道：『你拿起一本書來，打開一看，我們書的底頁，正是他們的首頁；我們印書名的那一頁，他們則寫着「終」字；腳註，他們印在頂上；字行又是直行而非橫行，從右到左，而非從左到右。你去吃飯，吃的東西放在地板上，而第一道菜，正是我們的末一道菜。你去騎馬，馬只讓你從右首上去；馬一定要背向立在馬廐裏，頭伸出門外，而把牠的尾部，放在應該放頭的所在。划船先從尾部撥槳；水手們不說「北東，南西」，而說「東北，西南」。保母不把孩子抱在臂上，而却背在背上。木匠是拉鋸而不是推鋸；可是在使用那件拙劣的工具手斧時，却又滑稽地適合於矛盾律，他們外削而不是向自己身邊削。造房子時他們先蓋屋頂，數定椽檔後，再把它拆開，如此要一直等到下層建築完工時，房子一旦造好，你發現鑰匙是朝裏面